

變荒創業記

沈嗣莊譯



青島年會書局出版

YN

種八十第書叢年青

記業創荒蠻

所

版

種八十第書叢年青

記業創荒蠻

有

權

民國三十九年八月二版

著
作
者

史
偉
策

譯
述
者

沈
嗣
莊

出
版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發
行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

每冊實價大洋七角（郵費另加）

YOUTH LIBRARY NO.18

OUT OF MY LIFE AND THOUGHT

By Albert Schweitzer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Price: 70 Cents, Postage Extra

2nd Ed., Aug., 1940

吳 序

這本自傳的作者是現代的一個奇人，因此，這本自傳也可以說是現代的一本奇書。

史偉策是一個天才，這是沒有疑問的。他從小便習音樂，在大學時期則專攻神學哲學，而在這些部門裏，他以後都做了專家，做了權威。音樂我沒有研究過，不敢對他加以評論，但在神學和哲學方面，我以為他都有獨到的見解，是以特在這裏指出來，請讀者注意。

在神學方面，史氏最大的貢獻就是他大膽地用歷史的眼光去研究耶穌的生平。一般人對耶穌的看法，以為他是不會有錯誤的，而史氏却證明耶穌也受過『末世主義』的影響，而這『末世主義』的種種期望，後來並沒有實現。他為這個問題所著的那本關於歷史的耶穌的研究，直到現在，還是研究耶穌生平一部重要的文獻。用歷史的方法去研究宗教，在史氏著書的那個時代，還不是一件尋常的事，因為像他自己所說的：『這種新的歷史知識不但使我們內心不安，而且又使我們減少了對基督教的信仰。』然而史氏是怎樣的呢？他把握着保羅所說的一句話：『凡事不能敵擋真理，只能扶助真理！』於是便不復有所顧慮。他以下所說的一段話，是值得我們永遠服膺的：

『真理總比非真理有價值些。這原理用之於歷史如此，用之於其他方面亦如此。在表面看來，這種真理也許和信仰不符合而與之為難，但是到末了，其能無害於人，可無疑義。反之，真理儘可使我們深入堂奧』

而有餘。因此，使宗教與史實分庭對抗，其爲無理取鬧，可以斷言。如果基督教的真理和歷史的真理處處得到了正當關係，那在現代社會中，前者不是要格外地強有力嗎？惜乎我們不能如此，一碰到爲難之處，我們就不能予真理以應有權利。反之，我們却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不是迴避真理，就是曲解真理，不是曲解真理，便是壓迫真理。」（頁二十九）

史氏這幾句名言，不但可以應用於宗教信仰問題上去，即對於人生其他方面的思想與生活，我們亦莫不可作如是觀。假如我們在這本自傳裏，沒有得到別的東西，而只得到這一個正視真理的信仰與決心，我們讀這本書的光陰，也就沒有虛耗。

史氏的第二個貢獻就是他從哲學、歷史、和文化的研究裏所提示出來的那個『生命的尊重』（*Respectance for life*）的道理。這是一個很新鮮而且很重要的說法。『生命的尊重』是什麼呢？他說：

『人類意識中第一件事實是：我是一個要生活的生命。在這生命之外，還有着許多其他要生活的生命。』換言之，一個人一想到他自己和世界，那他就覺得他是許多『生活的意志』中間的一個『生活的意志。』（頁一〇六）

『因爲我有了這種『生活的意志』，所以我才希望生活的持續及快樂。同時我又害怕着生命的破壞及痛苦。不但在自己如此，就是那在我旁邊的『生活的意志』也是如此，雖然有時它們不能把它們所感到的清清楚楚以言語表示出來。』（頁一〇六）

『凡是有思想的人都覺得，非使一切「生活的意志」得到同樣的「生命尊重」不可。他在自己的生命經驗了其他人的生命。因此，他認為善的，就是保持生命，促進生命，使生命的價值達到最高限度等行為；認為惡的，就是毀滅生命，賊害生命，壓迫生命等行為。這些都是倫理的絕對和基本的原則，同時也是思想中所需要的東西。』（頁一〇七）

『因此，所謂「生命的尊重」，其中包含的有仁愛、忠信、和苦樂相共等美德。』（頁一〇七）

史氏以爲自中世紀以後，因文藝復興與耶穌所教訓的愛的倫理交互影響的原故，歐洲產了一個『肯定世界和生活』的人生觀，然而他以爲這種人生觀只是片面的，不完全的，因爲它只養成了一個『進步的意志』，使人的知識和能力日漸擴大，而沒有教人把有價值的東西，和價值較少的東西分別出來。因此，他以爲必須把『世界和生活的肯定』那個意思和『生命的尊重』那個意思聯合起來，才能挽救現在世界正在衰落的文化。

史氏這種意見，是我們所絕對贊同的，因爲他的『生命的尊重』實在就是我們平素所提倡的『唯愛主義』。我們以爲一個人假如有了『生命尊重』的信念和熱誠，他在社會上總是一個爲人民服役，爲大眾的生存和權利而奮鬥的人。假如在這信念和熱誠之外，再加上他對社會應有的認識，他便永遠是一個社會革命者，一個戰士。今日的社會制度，處處造成了生命的壓迫、剝削、和毀滅的現象，除非我們抱着這樣的一個信念和熱誠，我們對於現社會的罪惡，便會熟視無睹，甚至會『助桀爲虐』。有了這個信念與熱誠，我們便會起

而抗爭，起而革命，——不管我們所服膺的是那一種主義，不管我們所採取的是那一種手段。

至於史氏自己呢？『生命尊重』這一個意義，是在他自己的生活中實行了，堅苦地實行了。我們曾經說過史氏是一個天才。在音樂界，他早已是一個專家，在哲學和神學方面，他也已經有了特殊的貢獻。他在這兩個部門裏，曾寫過幾本專書。這幾種天才，從個人發展方面說，已經很夠使他享盛名，過安逸的生活，與世無爭，與人無忤。然而史氏並沒有這樣做，因為『生命的尊重』在他不是一個空想，不是一種玄學上的把戲，而是一種信念，一種動力，一種熱誠。有了它，他便不能只爲他自己的名譽地位設想。於是，史氏的生活便起了一個絕大的轉變。

他終於投身到非洲的蠻荒了。但這是一件容易的事麼？他在自傳裏說：

『一切親戚故舊都反對我，因為照他們看來，我的企圖太無謂了。他們說我正像一個拿天賦之才埋藏着，而要用假的錢來求蠅頭之利的人一樣。只有那些不致於放棄他們在科學和藝術中所有的天才和造詣的人，才可以在無教化的人當中服務。』（頁五六）

無疑地，這是一般人的感想。就是我們自己，恐怕我們若是處在相同的地位，也不會有別的看法。然而史氏是早已打定他自己的主意了。他在自傳裏說到他決志到非洲服務的計劃的經過：

『一方面在我四週圍有着成千論萬的人，他們處心積慮，櫛風沐雨地掙扎着，而另一方面我却安逸度日。這情形我真不懂啊……於是，在一八九六年夏天復活節的一個早上，在起身時候，我就得到了

一種思想，就是我斷不能把這幸運看爲當然的事；反之，非有以報答之不可。……從前我曾竭力地想過，究竟耶穌所說的「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爲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那句話是什麼意思，如今那答案我已經找到了。」（頁五二）

至於他到非洲以前和到了非洲之後所遭遇的艱難困苦，和他的刻苦奮鬥，那是讀者可以在書中得到的，用不着我們再加以論列。史氏這一本書並沒有把他在非洲的經驗詳細地給我們寫出來，因爲他以前曾寫過一本“On The Edge of the Primeval Forest”記載這些經驗。我們不久以前看見他登在世紀雜誌（Christian Century）一篇短短的文章，描寫他在非洲那間醫院裏日常的生活狀況。在那裏，我們曉得他和非洲的土人，不但是如朋友一樣，簡直就像弟兄一般。他的「生命的尊重」的理想，可以說是已經在他的事業裏充分的實現。

把我們以上所說的話總括起來，我們對史氏的生平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他一生所追求的是真，他一生所努力的是愛。這真和愛，在一個天才的人格裏面，融成一片，結出芬芳的果實，射出燦爛的光輝。

然而我們對史氏也不能沒有一點批評。史氏在他的思想方法方面，是一個唯理主義者（Rationalist），這一點，我們可以拿他自己的話來說明：

「在我的生活上面，有着兩種感覺。這兩種感覺，陰霾瀰布似的把我的生活籠罩了。一方面，我覺得這世界太不可思議了。其中滿布着的是痛苦。而在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我已經生在一個人類精神生活

沒落的時代。我根據我的思維力，和這兩種感覺，「個個地周旋着，以求其廬山真面，結果，我竟得到了「生命的尊重」的道德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在這原則中，我的生活因此肯定，生活的康莊大道，因此獲得。」

「對於這時代的精神，我完全不贊同，因為它把思想看得太不足重輕了。」（頁一五二）
唯理主義在哲學上的地位，我們不能在這裏討論。我們只能指出這種主義在史氏的思想和生活，以至在我們的思想和生活所發生的影響。

如果史氏的崇尚理智，崇尚思維，並不是把它們——理智和思維——看成一種先天的，超然的，獨立的東西，那麼，我們對他的主張，是絕無疑問的。史氏似乎未嘗沒有這種意思，因為他說：

「個人思想是可以產生真理的。直等到我們有了這種自信力之後，我們才可以接受外來的真理。」（頁一五六）

「祇有使人類按照自己的方法而思想之後，人類才能恢復他們思想動物的地位，才能得到人生中應有的知識。」（頁一六一）

如果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說：我們應當思想，我們不應當不思想；或者說：我們應當有獨立的思想，我們不應當盲從，那我們是非常贊成的，因為在今日，不思想和沒有獨立思想的人是太多了；在今日「專制」的世界，「權威」的世界，在物質生活上日趨標準化的世界，不思想和沒有獨立思想的危險也是更大了，我們應當恢

復理智和思維的王國。然而我們讀這本自傳若干部分的時候，似乎感覺史氏有把理智和思維看爲一種先天的，超然的，獨立的東西的趨勢。比如我們看他這幾句話：

『他們既不能承認過去種種精神上的進步，都根據於思想，又不以爲就是將來那些還沒有成功的事也還是要藉思想而建樹的。』（頁一五三）

『雖然如此，我却完全相信唯理思想是可靠的。』（頁一五四）

對思想這樣的解釋，我們以爲容易陷於主觀和空想的錯誤。史氏自己是不承認有這錯誤的可能的。因爲他說：『深邃而自由的思想，斷斷不會使人流入於主觀之中』（頁一五六）。然而我們究竟不敢有史氏這樣的確信，因爲在思想的領域裏，無論它是深的是淺的，我們曾經有過許多虛無飄渺，不切實際的幻象，而這幻象也曾產生了許多罪惡。這就是因爲這樣的思想是離開現實的。假如史氏是鼓勵我們一面去認識客觀的事實，一面去做深邃的思想，那我們是沒有異言的，然而史氏似乎並不是這樣說法。因此，我們對於史氏的幾個結論雖然是贊成的，但我們却認爲史氏在本書裏面所說的一些話，容易使人誤解，使人走入只憑主觀思想而忽略客觀事實的歧路，而不得不叫讀者有所審慎。

末了，這本書的譯名是『蠻荒創業記』，這幾個字可以代表我們介紹這本書給中國青年讀者的用意。『蠻荒』不一定是非洲，甚至不必是中國的邊疆和中國的荒地。在我們這個閉塞的古國裏，用現代的眼光看起來，隨處都是『蠻荒』，隨處都等着我們去開發，在這一個偌大的『蠻荒』裏，我們唯一的任務便是『

創業。』

假如我們是一個天才，我們就不必藉口着這天才，爲我們個人設想，去擠到已經開闢，已經有人滿之患的所謂『文化區域』裏。並且即使我們到了『蠻荒』去，我們的天才，並不見得就要埋沒。這本書出版的時候，史偉策氏不是正在歐洲各大城市作音樂的演奏麼？他不是正預備着在英國作幾個重要的系統演講麼？
天才是不容易被埋沒的，如果我們自己肯努力。

但假如我們不是一個天才，那我們就更沒有可藉口的餘地了。醫藥是史氏天才所在的事業麼？非洲是史氏發展天才的地方麼？史氏的所以偉大，在於他肯受他的信仰的驅策，放棄他自己發展天才的機會，去致力於別人以爲是埋沒天才的一件事業。史氏尤其偉大的地方，在於他雖然放棄了發展天才的機會，而他的天才，終於因自己異常的努力，並沒有被埋沒。如果史氏能夠這樣，我們即使不是天才，也是沒有可以藉口的。
史氏是在一個太平的時代，投身到一個與世界大事沒有重大關係的地域裏去。而我們呢？我們即使有史氏的精神，在這狂風暴雨快要來到的中國，已經是不容易應付。何況我們沒有這種精神呢？

一九三五年一月 吳耀宗序於上海

蠻荒創業記目次

吳序	一
第一章 童年時代及求學時代	一
第二章 巴黎和柏林	一一
第三章 在 <u>斯特拉斯堡</u> 活動的初期	一六
第四章 關於 <u>聖餐</u> 和 <u>耶穌</u> 生活的研究	二三
第五章 大學中的教書生活	二五
第六章 歷史的 <u>耶穌</u> 和現代 <u>基督教</u> 的關係	二九
第七章 關於 <u>巴哈</u> 的著作	三八
第八章 論風琴和風琴的構造	四四
第九章 決意做 <u>莽叢</u> 中的醫生	五二
第十章 學醫	六四
第十一章 準備到 <u>非洲</u> 去	七四
第十二章 學醫時代的文字工作	七九

第十三章	最初在 <u>非洲</u> 的活動·····	八八
第十四章	<u>迦蘭遜</u> 和 <u>蘭密</u> ·····	一一一
第十五章	<u>回亞爾薩斯</u> ·····	一二二
第十六章	<u>醫院</u> 和 <u>傳道生活</u> ·····	一二七
第十七章	<u>非洲</u> 回憶·····	一三一
第十八章	<u>君斯巴哈</u> 和 <u>國外生活</u> ·····	一三六
第十九章	第二期在 <u>非洲</u> ·····	一四一
第二十章	第二次回到 <u>歐洲</u> 和第三次在 <u>非洲</u> ·····	一四八
第廿一章	尾聲·····	一五二

蠻荒創業記

第一章 童年時代及求學時代

余以一八七五年一月十四日生於上亞爾薩斯的卡塞斯堡。這地方是羅馬教的。其時，父親路伊正在那裏牧養着一小羣信奉基督教的人。余行二。祖父是一個下亞爾薩斯普法分霍分的教員，同是也是一個琴師。他三個弟兄的職業和他所幹的相髣髴。母親阿弟理是上亞爾薩斯 蒙斯德谷 陸爾巴哈的一個牧師的女兒。我生了之後，祇有幾個禮拜，父親就遷到了蒙斯德谷的君斯巴哈。於是，我就跟我的哥哥和三個姊妹在那裏居住着，並且度過了快樂的童年生活和幼年生活。我的童年生活和幼年生活是很平靜的，除了父親不時地患病之外。後來，他的身體也進步了。到歐戰時，他已年近古稀。佛日山頂的法國砲大，掃過山谷中的君斯巴哈，許多房屋和居民，因之而犧牲。但是他還是百折不撓地在槍林彈雨中照顧他的教會。一九二五年，到年邁時，他才與世長逝。母親是在君斯巴哈和威爾姆他爾的路上爲騎兵隊的馬所撞死的；時爲一九一六年。

五歲，父親就教我學音樂了。我們所用的的是一架舊的方鋼琴。這琴是祖父西爾靈的遺產。父親的技術雖然不甚高明，演奏時，却有繞樑之妙。七歲，我就能自製『和音』，在小風琴上彈奏讚美詩調子了。這竟然使學

校裏的女教師咋舌而有餘。八歲，當我兩腿還夠不到踏腳版的時候，我已經開始彈大的風琴了。我對於這音樂的嗜好，是祖父西爾靈傳下來的。他對於風琴和它的製造法，深感興趣。據母親說：他於演奏，素負盛名。他到一個鎮上，第一件事是研究這鎮上的風琴。所以當那著名的風琴在盧層的斯底夫斯克裝置的時候，他居然遠道而來，其目的在觀察製琴的工作。

九歲那一年，我第一次在君斯巴哈的禮拜中，作琴師的代庖。

一八八四年秋，我才進君斯巴哈的村塾。以後，我轉學蒙斯德中學。在那裏，我自修拉丁文，以作進入高等學堂戊級的準備。如是有了一年之久。一八八五年秋，我進了亞爾薩斯睦爾豪姆的高等學堂。路伊是我祖父的同父異母的弟兄，同時也是我宗教上的生父。他是這鎮上的小學督察員。他叫我和他同居。這是他的盛情；不然，恐怕我父親不能把我送進一個高等學堂，因為他除了僅足以贍養一個大家庭的非薄收入之外，別無所有。

叔祖父和叔祖母，他們自己沒有孩子；因此，我在他們家裏，受到了嚴格的訓練。這訓練，對於我很有益處。我時常想着他們給我的一切盛情，而且想到之下，即覺感激萬分。

在君斯巴哈和蒙斯德學校中，無論讀書或作文，我都差強人意。雖然在學習時，免不了要下些苦工。在高等學堂，最初，我是一個成績不很優良的學生。這不是因為我懶散和昏迷的緣故。我之所以如此，一部分是爲了我自己的拉丁文夠不到我所加入的戊級的程度。一直到丁級級任教員威門博士把讀書方法教了我，使

我得到了自信力，我才進步些。他所以能影響於我，是因為他在每次上課之前把功課充分地預備了的緣故。對於這一點，在最初幾天上他班的時候，我已經感覺到了。他做了我克盡其職的模型。以後，我拜訪過他幾次。他在斯特拉斯堡度過了他的餘年。歐戰告終前，有一次，我到了這地方，我便立刻問到他。據說：他已經自殺，因為他的貧窮把他的神經系毀壞了。

在陸爾豪，我的音樂教員是明希猶勤。他是聖士提反更正教教會的一個年輕的琴師。這是他離開柏林音樂學校之後第一次工作的地方。當他在柏林時，一般人正為巴哈而狂熱着。他為這狂熱所迷住了。由於他，我在年幼時便領略了這位聖多馬禮拜堂歌詠班領袖的精心之構。由於他，我從十五歲起便得到了風琴上音的訓練的機會。一八九八年，他以傷熱症而死。其時，他正在盛年之際。我寫了一本法文的小冊子紀念他。這小冊子在陸爾豪出版。在我的出版物中，這要算是處女作了。

在高等學堂，最使我感受興趣的是歷史和自然科學。教我們歷史的是北勒斯勞歷史家的弟弟考富曼博士。自然科學是福爾斯忒博士教的。他的教授法很好。

對於語言和數學，我很費力，因為非如此，我便一無所成。以後，就是對於那些與我天才不很相近的科目，我也得到了一個研究的訣竅。所以在以後幾年中，一般人都承認我是一個比較地好的學生，雖不是最好的。在作文方面，我總是名列前茅，如果我記憶得不錯的話。

在甲級時，我們的拉丁文和希臘文是高等學堂那位有名的主任弟克教的。他是律柏克人。他和普通語

言家不同。當授課時，絕無枯澀無味之苦。他既能令我們知道古代哲學的大概，又能使我們窺見現代思想的端倪。他是一個醉心於叔本華的人。

一八九三年六月十八日畢業放試。我書面放試的分數並不算好。就是論文，也是如此。不過在口試時，我的歷史知識和見解却引起了放試委員主席斯特拉斯堡人阿布勒喜特博士的注意。這張本來是勉強及格的畢業證書，因為他竭力稱許的緣故，在歷史底下，便加上了『最優等』數字。

其時，伯父在巴黎經商。同年十月，我伯父的慷慨使我得到了在巴黎琴師威杜門下學琴的機會。按理，威杜所教的祇有音樂院風琴班的幾個學生；不過在陸爾豪先生教我的着實不壞，所以威杜聽我演奏之後，就允許我做他的學生。他的指導，在於我，是一件極重要的事。他引導我，使我把技術根本改良了。從此，在演奏時，我便有得心應手的希望了。同時，我也知道了構造音樂的意義。對於他，我真感激。

十月某日，天朗氣清，海軍提督阿味來帶了許多俄國水手到巴黎觀光。這是法俄友誼最初的表現。威杜第一次教我音樂，就在這一天。人山人海的羣衆，把一切街道統統塞住了。因此，我到他家裏的時候，已經很妥了。

一八九三年十月杪，入斯特拉斯堡大學。我住在聖多馬的神學院裏。院長是伊立克森。那時，他正要完成他整理克拉芬著作的工作，這工作是很偉大的。

其時，斯特拉斯堡大學正名聞一時。無論教員或學生，都不爲遺傳所羈束。他們所努力的是現代大學的